



为什么是 之真

郭小东 等◎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为什么是 之自然



郭小东等◎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为什么是莫言 / 郭小东等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360-6661-8

I. ①为… II. ①郭… III. ①莫言—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7419号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张懿 李珊珊 张旬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零五五 艺术设计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5.375 8插页
字 数 120,000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册
定 价 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1985 年的莫言

郭小东

早在 1985 年，莫言在与徐怀中的对话中，谈到《透明的红萝卜》的创作时说：“我这篇小说，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段农村生活。刚开始我并没有想到写这段生活。我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村是那样黑暗，要是正面去描绘这些东西，难度是很大的。但是我的人物和故事又只有放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时期才合适。怎么办呢？我只好在写的时候，有意识地淡化政治背景，模糊地处理一些历史的东西，让人知道那个年代就够了。”那时的莫言刚刚出道不久，他已经能够对现实与历史，持一种超然的态度，并从形而下的生活现场中，看到了形而上的东西，把残酷灰暗的事象，升华到一种“透明”的境界。

对于莫言的创作而言，这种对物事的警觉和目光，成为了莫言小说创作的一种潜在自觉。此后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循着这样的写作精神，越发成为他看取题材与素材的心得之物。在现实主义依然坚实，统治着绝大多数作家的创作理想，并且坚定地作为主流的文学方向的

1985年，文学的多元化萌芽及现代主义思潮，还处于质疑与摇摆之中，且更多地发生于文学批评圈子，并未在作家圈子里形成风气。可以说，莫言的创作实践，是最早自觉地进入现代主义视野的少数作家之一。而这种现代文学精神，在莫言的小说创作中，被不断的增殖，终于形成了莫言创作的基本风格和风致。所以，他能够从文化大革命的血迹斑斑之中，看到高密东北乡的歌哭，而不是听到歌哭。他感觉到现实的异质性，在现实的土壤中，被无限度地伸张着，以至于即便是他从红高粱地里嗅到了血腥，那血腥会瞬间被他的目光所捕捉，随即幻化为一种红色，红色的汁液，红色的气体，在天空中飞翔。色彩于莫言来说，是一种可以倾听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现实，不再仅仅是简单的阶级斗争模式，不再是极端的意义极端的感受，却明明漂浮着一种胶合着古老与现代文明的东西，那东西是有着种种颜色和气味的。你很难说出个究竟来，但是，它却存在于复杂诡秘的人心中。比如说杀人，比如说剥皮，比如说酷刑，你可以断定这一切都是丑恶的，但是，若果赋予它特定的含义，赋予它特定的前提与环境……在莫言这里，一切都有了更多的答案，一切也都有了更为复杂和诡异的解释，他的所有感官都被调动起来，同时以不同的方式，交叉或互置地，共同表达着若干维度中的物事。通感使这个世界的秩序与排列，包括时间与空间的程序，都发生了奇异的滑动和漂移。

一时间极静了的黄麻地里掠过一阵小风，风吹动了部分麻叶，麻秆儿全没动。又有几个叶片落下来，黑孩听到了它们振动

空气的声音。他很惊异很新鲜地看到一根紫红色头巾轻飘飘地落到黄麻秆上，麻秆上的刺儿挂住了围巾，像挑着一面沉默的旗帜，那件红格儿上衣也落到地上。成片的黄麻像浪潮一样对着他涌过来。他慢慢地站起来，背过身，一直向前走，一种异样的感觉猛烈冲击着他。

这是一个灵魂出窍的黑孩，他已经完全被天地间的风声和一切动与静的和谐所淹没，被它的气息熏染并同时地“透明”了。他和这个世界融为一体，时间静止，空间已和他一起消融在时间里。他不再是那个在苦楚与艰难的劳作中游走着的黑孩了，他的肉身莫言的感觉里被消逝得无影无踪，而又成为一种精神形态漂流在空气里。怎样诠释？怎样理解？有着足够大的余地。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乡村孩子的心灵世界，他迷失在空间中，却又沉淀在时间里。正如小说开头的話：“秋天的一个早晨，潮气很重，杂草上瓦片上都凝结着一层透明的露水。”泛年代泛时间性的描写，而这个描写里却分明有一种暗喻，一种写实的暗喻，暗喻复活了时间同时使空间明亮明晰起来。在这个时空里，依然是一种感觉。

在黑孩的感觉里，这个世界的异变或异形，是随着他的遭遇，也即皮肉所受的煎熬与痛苦一起存在着的。

钢花碰到黑孩微微凸起的肚皮，软绵绵地弹回去，在空中画出一个漂亮的半圆弧，坠落下去，钢花与黑孩肚皮相撞以及反弹后在空中飞行时，空气摩擦发热发声。

打得最精彩的时候，是黑孩最麻木的时候（他连眼睛都闭上了，呼吸和风箱同步），也是老铁匠最悲哀的时候，仿佛小铁匠不是打钢钻而是打他的尊严。

在同一视界里，正在打铁的小铁匠和黑孩，却恍若存在于两个截然相对的世界里，小铁匠的一切所为，对于黑孩而言几乎都是不存在的，他置若罔闻地活在自己的视界和世界里。他的所见所闻，和他所处的世界没有关系。

夜已经很深了，黑孩温柔地拉着风箱，风箱吹出的风犹如婴孩的鼾声。河上传来的水声越加明亮起来，似乎它既有形状又有颜色，不但可闻，而且可见。河滩上影影绰绰，如有小兽在追逐，尖锐的趾爪踩在细沙上，声音细微如同毳毛纤毫毕现，有一根根又细又长的银丝儿，刺透河的明亮音乐穿过来。闸北边的黄麻地里，“泼刺刺”一声响，麻秆儿碰撞着，摇晃着，好久才平静……

水声是明亮的，这声音既有形状又有颜色，可闻可见，毳毛可以刺破河的明亮音乐，这是一种怎样的描写？作家的笔触里，有着一种照亮无形世界的灯火，那是一种在黑暗中的摸索，用全部感官而不仅仅是眼睛去发现的东西。你看不见它亦找不到它，但你却能够听得见它，它在空气中漂移，在聆听的世界里，包裹着你的神经，它把一种迹近天堂之美的声音，注入你荒凉的耳鼓，在你荒凉的心田里，一点

点地注入，浸润着枯干的灵魂。

于是，桥洞里便有了那凄婉哀怨的旋律，像秋雨般抽打着另一个人的心。

恋着你的刀马娴熟，通晓诗书，少年英武，跟着你闯荡江湖，风餐露宿。受尽了世上千般苦——

老头子把脊梁靠在闸板上，从板缝里吹进来的黄麻地里的风掠过他的头顶，他头顶上几根花白的毛发随着炉里跳动不止的煤火轻轻颤动。他的脸无限感慨，腮上很细的两根咬肌像两条蚯蚓一样蠕动着，双眼恰似两粒燃烧的炭火。

……你全不念三载共枕，如云如雨，一片恩情，当作粪土。奴为你夏夜打扇，冬夜暖足，怀中的香瓜，腹中的火炉……你骏马高官，良田万亩，丢弃奴家招赘相府，我我我我是苦命的奴呀……

她仿佛从那儿发现了自己像歌声一样的未来……

这里，由灵魂感知旋律，由歌词看到未来的惨象与苦状。莫言用声音表达了人内心的荒凉和世道的荒芜。他这方面的出色描写，全凭他对看不见的、无形的东西的感知与悟觉。人物形象及性格，就在这无形的音响与旋律中悄然而至，不期而至。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相，我们知道得太少，但对文化大革命的模糊的背景，我们却看得很清楚，对之的极端结论也无人不知。文学对之的描状与深刻的临摹，也远未抵达。而1985年的人们，对文

化大革命是余温未了，心有余悸的。它依然活在昨天的夜里、夜里的梦中。莫言自然并不例外。伤痕文学也依然有着广泛的读者。但是，莫言却已经摆脱了作为梦魇的文化大革命的表面阴影，他已然意识到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黑暗中，依然有着亮光、温暖和被称为欢乐的东西，生活中也还是有理想的，只不过这些欢乐和理想，都被当时的政治背景染上奇特的色彩。“我觉得应该把这些色彩表达出来，把那段生活写得带点神秘色彩、虚幻色彩，稍微有点感伤气息也就够了。”这是莫言在 1985 年的话。

用不着我们再去深入诠释这段话，对于文学和作家而言，时代生活和社会苦难不仅止于是一种经验，它还应该成为一种想象的精神资源，成为一种反思人类文明进程的思想发见。逼真地记录着苦难同时把苦难绝对化，把黑暗表面化，把郁结浅表化，这些都不是文学的本意与命题。文学是人类的牧师，作家成为了牧师的代言人，它抚慰亡灵同时拯救生者。他在已死和方生之中，搭起了一座精神的桥梁，普度众生，包括罪人和匪类。它在“因士比里纯”也即灵感中，复活并再生了天使与魔鬼。莫言很早就悟到了这一点。在 1985 年他的小说里，在《透明的红萝卜》里，他的所有人物：小铁匠、小石匠、老铁匠、黑孩和菊子，无一不是被他从经验里复活且再生同时透明过的。

这也许多少能够回答本书的问题：为什么是莫言·诺贝尔。

2012 年 11 月 9 日 晚
广州

目 录



序 1985 年的莫言（郭小东）	1
第一章 莫言：他在高密的地底下飞翔	1
第二章 莫言：他活在“我爷爷我奶奶”的世界中	15
第三章 莫言：他听到“透明”和“坚实”的红色	31
第四章 莫言：他看到了高密的歌哭	47
第五章 莫言：他活在酷刑之中	63
第六章 莫言：他陶醉于美好的想象中	87
第七章 莫言：他在高密的奇风异俗中穿行	99
第八章 莫言：他礼赞性与生命力的张狂	113
第九章 莫言：他的乡村就是他的世界	129
第十章 莫言：他戏谑反讽了沉重的现实	141
附录 莫言简介及主要作品年表	158
后记	163



第一章

莫言：他在高密的地底下飞翔

莫言曾经说过：“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无论是在他的《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透明的红萝卜》，还是在其他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发生在他所营造的“高密东北乡”这个王国里。

事实上，“高密东北乡”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学概念。如果莫言这次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高密市大栏乡平安村，人们更多的是熟知他作品里描述的“高密东北乡”。在小说《白狗秋千架》中，莫言第一次提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地域名词，此后，“高密东北乡”也自然而然地成了莫言笔下虚构出来的一个神秘地域。莫言曾说：“高密东北乡是我的故乡，我生于斯长于斯。20岁以前的时光我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即便是当兵后前十年的时间我也是在农村生活，所以农村题材、农民生活都是我所熟悉的。农村的街道、村庄、树木、河流深深刺激了我的创作热情。记忆中的那个故乡在现实中已经人事全非了，但是人的记忆也是在不断丰富、不断扩展的，于是故乡在我的心中也就由地理概念变成了文学概念，成为一种情感的产物，是我个人情感的习惯和延续。年少时的记忆是无法磨灭的，对故乡的浓厚感情像酵母一样总是在我的创作中发酵……”这一次，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神秘的“高密东北乡”也引起了无数人的遐想和兴趣。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高密，东临胶县，南接诸城，西与安丘隔河（潍河）相望，北与昌邑、平度毗连，位于一望无垠的昌淮大平原与山峦起伏的胶东半岛交接之处，是胶济铁路干线上的一颗明珠。”“从生态环境来看，高密虽属平原地带，但因其地势低洼，河道密集，每逢夏季，常常水涝成灾，于是高秆作物受宠，形成了著名的高粱之乡。”莫言的大哥管谟贤曾这样介绍过高密：“从解放前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们村子南边的顺溪河与墨水河之间都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夏天，这里一片汪洋，芦苇丛生，野草遍地。水里的鱼游虾跃，天上水鸟儿飞翔。秋季，芦花飞舞，枯草遍野，大雁在这里栖息，狐狸、野兔在这里出没。这样一块地方，解放前无疑是土匪活动的好场所；解放后，便成了儿童的乐园。”一马平川的庄稼地；低矮的山头，以至于任何一座海拔超过一百米的山头都会令人觉得稀罕；静谧的河水，肃静地、温婉地从村前庄后流过；皮肤黝黑、乡音朴实的老乡；唱腔或悲凉或高亢的地方戏种——茂腔……或许还有曾大片种植的血海一样的高粱，如今又因为经济效益差而纷纷弃种。至于高密的母亲河——胶河，则在平安庄村的村后潇洒地甩出一个弯。与莫言一起长大的同乡好友王玉清介绍，当地有“长河一拐弯，必定出大官”、“河流拐弯处，必有贵人住”的说法。而莫言故居就恰巧在这一拐弯处，似乎正是印证了这一说法。

在《红高粱》和《蛙》中，我们反复可以看到一座桥的身影，在距离莫言旧居以东约10分钟车程处有一座青纱桥，位于高密市东北部胶河疏港物流园区孙家口村村后。1938年3月15日，高密

抗日游击队根据可靠情报，在此伏击了途经这里的一个鬼子车队，歼敌 39 人，击毙了在平型关大捷中漏网逃脱的板垣师团中将指挥官中岗弥高（抗战期间在中国战场被击毙的两个日军中将之一），缴获大批战利品。作为此役重要历史见证的青纱桥，不仅仅是莫言创作小说《红高粱》的重要素材之一，也成为了张艺谋拍摄电影《红高粱》的主要拍摄地之一。一座桥见证了“三颗星”走向世界舞台。1988 年电影《红高粱》荣获柏林金熊奖，导演张艺谋声名大振，演员巩俐走上国际影坛，作家莫言也一举成名。

电影《红高粱》中的结婚民俗、大花轿以及酒坊和酿酒的工艺，在现实中高密就是这么做的。上世纪 50—70 年代曾经种过高粱的他，对于高粱的看法和很多高密人一致：生于涝碱地，早点也能生长，生命力顽强，完全不像棉花、小麦那样娇贵，撒上种等着收就行。高粱制成的食品很难吃。红高粱的这种特性也培养了很多高密人坚韧、朴实、率真的性格。与那些生活在森林或山地、草原的居民相比，高粱地里长大的人，肯定不一样。

莫言眼中的故乡。评论家们认为，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如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的马贡多镇一样，已在世界文化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甚至于在莫言作品影响下，虚构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成了高密文化的一个符号。关于“东北乡”的故事一个又一个被广泛传播，“东北乡”也逐步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文学概念，成了莫言赖以言说的“精神家园”。

在《红高粱家族》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作家眼里：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

在这片血色的高粱地里和同样带有红色革命意义的青纱桥，见证了“我爷爷”伏击日本鬼子的经过，见证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我父亲吃完一张作饼，脚踏着被夕阳照得血淋淋的衰草，走下河堤，又踩着生满茵茵水草的松软河滩，小心翼翼地走到河水边站定。墨水河大石桥上那四辆汽车，头辆被连环耙扎破了轮胎，呆呆地伏在那儿，车栏杆上、挡板上，涂着一摊摊蓝汪汪的血和嫩绿的脑浆。一个日本兵的上半身趴在车栏杆上，头上的钢盔脱落，挂在脖子上。从他的鼻尖上留下的黑血滴滴答答地落在钢盔里。河水在呜呜咽咽地悲泣。高粱在滋滋啦啦地成熟。沉重凝滞的阳光被河流上的细小波涌颠扑破碎。秋虫在水草根下的潮湿泥土中哀鸣。第三第四辆汽车燃烧将尽的乌黑框架在焦焦地嘶叫皴裂。父亲在这些杂乱的音响和纷繁的色彩中谛视着，看到了也听到了日本兵鼻尖上血滴在钢盔里激起

的层层涟漪和清脆如敲石磬的响声。

尽管这场伏击战取得了胜利，但从作家的这段浓墨重彩的文字里，通过“我父亲”的眼睛，我们仿佛亲临了现场，“滴滴答答”的流血声、“呜呜咽咽”的河水声、“嘶叫着的乌黑框架”，汇成了一曲哀鸣曲，而“蓝汪汪的血”、“嫩绿的脑浆”、“鼻尖上的黑血”则构成了一幅晦暗的油彩画，刺得我们睁不开眼睛。我们除了能畅快淋漓地直面战争现场之外，却丝毫也高兴不起来。那冰冷的字眼、灰暗的笔调分明为下文的公婆庙惨案埋下了伏笔。

而《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黄麻地，却是高密东北乡最美丽的地方。小石匠和菊子姑娘来到黄麻地寻找黑孩，黑孩早就听见他们的喊声却不肯出来。

黑孩身上像有细小的电流通过，他有点紧张，双膝跪着，扭动着耳朵，调整着视线，目光通过了无数障碍，看到了他的朋友被麻秆分割得影影绰绰的身躯。一时间极静了的黄麻地里掠过了一阵小风，风吹动了部分麻叶，麻秆儿全没动。又有几个叶片落下来，黑孩听到了它们振动空气的声音。他很惊异很新鲜地看到一根紫红色头巾轻飘飘地落到了黄麻秆上，麻秆上的刺儿挂住了围巾，像挑着一面沉默的旗帜，那件红格儿上衣也落在地上，成片黄麻像浪潮一样对着他涌过来。他慢慢地站起来，背过身，一直向前走，一种异样的感觉猛烈冲击着他。